

〔清〕邊連寶 著

邊隨園集
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

〔清〕邊連寶 著

邊 隨 園 集
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杜律啓蒙

杜律啓蒙敘

隨園先生以所著《杜律啓蒙》若干卷屬余為敘。余讀之，不毗故說，不倚己見，一以愜當為歸。其折衷之旨，疏解之法，於凡例十六詳哉言之矣。余又何以敘之？

余嘗與先生論制舉義，先生曰：「有明以古文為時文者，歸、金二家為最。歸極其正，金極其變。金之變在於起伏轉換、伸縮掩抑間幾幾不可方物。而未嘗尺寸軼於規矩之外。故正希自謂操正嘉以前矩矱，不誣也。國朝作者能得其遺意惟望溪一人。雖其氣體醇穆，於歸為近；而變化錯綜，一以金法行之。」先生論制舉義如是。

詩律之有杜也，猶制舉義之有正希也。自有律，律與古分；自有杜律，律與古合。律與古分者，聲耳，貌耳。遺其貌，略其聲，寓比託興於四十、五十六言之中；縱橫跳盪，絕不為格韻偶比之所棘闕，則又烏辨其孰為古，孰為律？而強為之低昂哉！且夫律之為義取諸樂，樂律主變，不變不能為律。變而失其正，亦不得為律。律至於五聲、七均、八十四調、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之分數，而實歸本於九寸之一管。杜之律起伏轉換、屈伸掩抑幾於不可方物。而切而求之，尺寸不失。嗚呼！此

其所以為杜律也。杜不云乎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？杜之律一惟其細，則讀者又烏可輕心掉之？

先生是編爬剔櫛梳，非惟勤於杜也。即杜以申律，即律以反古，是在善會之矣。雖然先生之詩力追乎杜，於文梯方以跂金。而詩不見收於鴻詞之科，棘闌十上十見擯。夫子美不能以之取進士，又況其效之者哉！今時場屋所用之詩，不過如唐試帖，猶時文之闡墨耳。韓子所目為俳優者之詞，而先生顧舉是以為津梁，吾恐執圓機襲活套者之猶猶然竊笑其後也。

杜律啓蒙

校對 受業

雄縣李斯咏杏村

高陽李殿圖石渠

新城趙桐林

新安杜 金暎庚

河間曹宅安靜軒

同邑高質義喻旃

李光揆景文

李思闇韻剛

李思諍殿侯

弟 人楷直方

李養誠聖基

胞侄 廷掄齊峰

杜律啓蒙

侄 又禧子招

侄 廷升南吉

男 廷徵千里

杜律啓蒙凡例

計十六則

注例有二，注事，箋也；注意，解也。事意相須，兩難偏廢，而輕重判焉。茲編注事從略，注意從詳。注時事稍詳，注古事倍略。蓋歷代以來，事跡之搜羅已悉。而縱心一往志意，以紬繹彌新，不得其意，而徒事捃摭，縱極博洽，於神理殊無當也。

仇注先意而後事，於鄙意殊覺不合。蓋不觀其事跡之粗，其精者固無由窺也。故茲特反之。然亦有於注事稍見其意者，於注意附見其事者，各從文勢之便，非自亂其體例也。

總注在前，詳注在後，先挈綱領，後疏脈絡，其大較也。詳注之中有順解者，有斷解者，有先順後斷，先斷後順，參錯而成者。有但為總注，而不必更詳者。有但為詳注，而無事復總者。易解則不為詞費，難解則不厭文繁，總以明白洞達為主。識者鑒之。

注意之例，或用某說，必係其姓氏。即伸己意，而參用舊說，亦必明綴於後，曰中參某氏。注事之例，其諸家從同，並無異說者，則渾之。其所引獨異他家，而確乎不易者，亦必係以姓氏。總之一字之美，不敢掠取云爾。

余家藏書不富，茲集所據，僅得數種。一千家注，一趙注，一顧氏辟疆園，一仇氏詳注，一浦氏心解，千家雜而舛；趙注淺而略；顧氏瑣而鑿；浦氏頗費苦心，然好為異說，而不足以自圓。略短擷長，大費披揀。惟仇氏詳注，雖所取太博，時或短於決擇，然不可謂非集大成之書也。故集中引用尤多。

心理皆同，古今不易。倘必家樹一幟，人置一喙，則古人之文為天下裂也久矣。故荀異之罪浮於荀同，固然同主一說。而見淺見深無不肖其所積，固可於筆墨間遇之也。

嚴滄浪以禪喻詩，余深不取。至謂「不墮理障，不落言詮」，蓋懲於宋人之迂腐，欲鑒噎而廢食也。其為風雅之禍尤烈。夫老杜之所以獨有千古，遠紹《三百》者，正以其精於理耳。於理既精，故言皆可求其所據。所謂如山東父老說農事，言言着實者。樂天烏足以當之？當此者唯我杜公而已。乃俗人耳食，動謂詩以不可解為妙，不知妙詩無不可解，渠自不解耳。若溺於滄浪之說，而務為劉安鷄犬歸存無定之言，其不陷於野狐窠臼者幾希矣。

斯編之作，一字一句皆經稱停而出。而於《收京有感》、《洞房》以下八章，以及《諸將》、《秋興》諸大篇尤不敢掉以輕心，以此為公精神命脈所結聚處也。其間有諸家聚訟者，必不惜餘力以扶其是，而排其非。有專用己見者，亦不惜餘力以斥羣非而伸獨是。非扶之也，非黨枯；其排之，非讐朽；其斥而伸之也，亦非私敝帚而享以千金。蓋恐大處一錯，其餘縱有一知半解，都無足觀耳。

古人文字，字裏行間都摺疊着許多情事，許多道理。至其摺疊之多少，視其所造之淺深為差。方望溪先生謂《周禮》精處全在空曲交會之中。所謂空曲交會者，即其摺疊處也。注疏家但能於其所摺

疊者一一舒展得開，便是好注疏耳。詩家摺疊處惟杜為多。元白以下，平鋪直敘，並無摺疊，不煩舒展矣。讀是編者當於舒展其摺疊處一一着眼，所謂細意熨貼平也。

杜詩氣脈深穩。於一氣貫穿之中，自藏千曲百折之妙，其間有闔有闔，有伏有應。有纓帶，有穿插。有線索，有關鎖。茲特一一抉剔而出，批卻導窾，節解骨張，而仍不失其一氣渾成之妙。並少全牛，仍還成竹。此等處煞費苦心，倘目以講章俗體，則作者之心戚矣。

律有二義：一曰音律，言其叶也；一曰法律，言其嚴也。然律欲嚴而不欲拘，若為律所縛，寸步不能自展，局促如轅下駒，又奚貴焉？惟杜律變化神明不可方物。動以古文散行之法運於排比聲偶之中，所謂杜甫似司馬遷者，不獨《八哀》篇為然，亦不獨古詩為然也。若但以起承轉合之死法求之，豈不失之遠甚？各著於篇，茲不枚舉。

杜詩中不無拙句，俚句，晦句，粗質句，堆累填湊句，然自不害其為大家。若如近世詩人，字字甘滑，言言工美，了無真意行乎其間。則亦詩中之鄉願而已。何大家之有？故遇此等句，必明加指摘，不敢模稜附會，自誤誤人，而兼以誤杜。然必再四思維，至徑絕路塞而後，敢下一字之貶。非如楊億、王慎中、鄭繼之輩，不自量度力，作蚍蜉之撼也。

新舊《唐書》本傳事跡舛錯，多與詩集不合。諸家既錄之，又引詩以駁之，殊滋紛擾，故俱不載。惟嚴武鉤簾之事，所關至大，已於詩中辯之矣。至公以飢而死，猶之乎餓死耳。牛炙白酒，夫亦何損於公，而必沾沾聚訟？所謂無益費精神也。

年譜之作，昉自宋人，由來舊矣。近者仇本但載履歷，而不及時事；顧本兼之。竊謂時事與詩相關，雖已注於各章之下，而不如年譜之詳，故不可廢。茲從顧本時事與履歷並錄，而履歷則稍參仇本。又，顧本於一年之事皆蟬聯而下，易致混淆。茲於一事既畢，特空一格，以為界劃，庶為醒目。

杜詩編年紀月，某詩必係某年，某詩必係某地，非如他家可以任意倒置。蓋即其時其地可以論世知人，非僅流連光景，陶寫性靈之作也。然亦秦州詩不入成都，成都詩不入夔州；今年詩不混去年，明年詩不入今年，足矣。注家過於求精，東屯瀼西，咫尺必分；暮春孟夏，晷刻必辨，則亦前人所譏為愚者矣。茲集次序悉依顧本，其甚舛者，但注於下，曰「此當入某年，顧誤入某年，應改正」而已。餘則悉從其舊，不事屑屑勘校也。

詩文之有圈點鈎勒，所以發作者之精神，醒觀者之心目，乃必不可廢者。何得概以時文陋例目之。但律與古不同，故無事鈎勒，然遇格法之奇變者，亦或間一用之，至或圈，或點，或尖，或圓，統觀數章，其例自明，不須更贅。

任邱後學邊連寶肇珍氏謹識

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

元稹

敘曰：余讀詩至杜子美，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。

始堯舜時，君臣以賡歌相和，是後詩人繼作。歷夏殷周千餘年，仲尼緝拾選練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，其餘無聞焉。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，然猶去風雅日近，尚相比擬。秦漢以還，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俗謠民謳，歌頌諷賦，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。至漢武帝賦《柏梁詩》，而七言之體興。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為五言，雖句讀文律各異，雅鄭之音亦雜，而詞意簡遠，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，則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後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。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，往往橫槊賦詩。其道文壯節，抑揚怨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概稍存。宋齊之間，教失根本。士子以簡慢矯飾、歛習舒徐相尚。文章以風容色澤。放曠精清為高。蓋吟寫性靈，流連光景之文也。意義格力，固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陳，淫艷刻飾、佻巧小碎之詞劇，又宋齊所不取也。

唐興，官學大振。歷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又沈宋之流，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謂之為律詩。由是而後，文體之變極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。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。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閒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，下該沈宋；言奪蘇李，氣吞曹劉；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其多乎哉！苟以為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

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杜。余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摹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；屬對律切而脫去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

余嘗欲條析其文，體別相附，與來者為之準。特病懶，未就爾。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，襄柩事於偃師，途次於荆。雅知予愛言其大父之為文，拜余為誌。辭不能絕，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。

係曰：晉當陽成侯杜氏，下十世而生依藝，令於羣。依藝生審言，審言善詩，官至膳部員外郎。審言生閒，閒生甫。閒為奉天令。甫字子美。天寶中獻《三大禮賦》，明皇奇之，命宰相試文。文善，授右衛率府胄曹。屬京師亂，步謁行在，拜左拾遺。歲餘，以直言失官。出為華州司功，尋遷京兆功曹。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，參謀軍事，旋去棄去。扁舟下荆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享年五十有九。夫人弘農楊氏女，父曰司農少卿怡，四十九年而終。嗣子曰宗武，病不克葬，歿。命其子嗣業。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，收拾乞匄，焦勞晝夜。去子美歿餘四十年，然後卒先人之志，亦足為難矣。

銘曰：維元和之癸巳，粵某月某日之佳辰，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。嗚呼！千載而下，曰：此文先生之古墳。

年譜

睿宗先天元年壬子，即景雲三年正月。改元太極，五月改延和，八月改先天。

七月立皇子隆基為皇帝，以聽小事，自尊為太上皇。八月玄宗即位。

呂大防《詩譜》云：「按傳志皆云公年五十九卒，在大曆五年，當生於是年。」

玄宗開元元年癸丑，即先天二年。十二月改元。

七月，誥歸政於皇帝。九月，張說為中書令。

十月，姚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開元二年甲寅

開元三年乙卯

公《舞劍器行序》云：「開元三年，余尚童稚。記於鄆城觀公孫氏舞《劍器渾脫》。」

黃鶴曰：公七歲能詩。則四歲記事，非不能矣。呂譜疑其年必有誤，非也。

開元四年丙辰

六月，睿宗崩。十月葬於橋陵。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。十二月，姚崇罷。宗璟兼黃門監，蘇頌

同平章事。

開元五年丁巳

九月，改紫微省依舊為中書省，黃門省為門下省，黃門監為侍中。

開元六年戊午

公年七歲，《壯遊》詩云：「七齡思即壯，開口咏鳳凰。」《進〈雕賦〉表》云：「自七歲所綴詩筆，向四十載矣，約千有餘篇。」

開元七年己未

開元八年庚申

正月，宋璟、蘇頌罷。

公《壯遊》詩云：「九齡書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」

開元九年辛酉

九月，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開元十年壬戌

開元十一年癸亥

四月，張說為中書令。十月，帝幸溫泉，作溫泉宮。

開元十二年甲子

開元十三年乙丑

十一月，東封泰山。

公年十四。《壯遊》詩云：「往昔十四五，出遊翰墨場。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楊。」

開元十四年丙寅

四月，張說罷。岐王範薨。

公年十五，出遊或是此年。

開元十五年丁卯

開元十六年戊辰

開元十七年己巳

八月癸亥，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。

宋璟為尚書右丞相。

開元十八年庚午

十一月，張說薨。

開元十九年辛未

公年二十。上《三大禮賦》云：「浪跡陛下豐草長林，實自弱冠之年。」《壯遊》詩東下姑蘇渡浙江，遊剡溪，當起於是年。

開元十三年壬申

三月，信安王禕大破奚、契丹於幽州。

六月，遣范安及於長安，廣花萼樓，築夾城至芙蓉園。

開元二十一年癸酉

二月，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一月，宋璟致仕。十二月，韓休罷。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開元二十二年甲戌

正月，帝幸東都。五月，張九齡為中書令。李林甫同平章事。十二月，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虞可汗，傳首東都。

開元二十三年乙亥

帝在東都。

公自吳越歸赴京兆，貢舉不第。故《壯遊》詩云：「歸帆拂天姥，中歲貢舊鄉。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。」朱云：「唐初考功郎掌貢舉。至開元二十四年，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，以侍郎主之。則公「下考功第」，當在二十三年。蓋唐制年年貢士也。」

開元二十四年丙子

十月，駕還西京。十二月，張九齡罷。李林甫兼中書令。牛仙客同平章事。

開元二十五年丁丑

四月，貶張九齡荊州長史。廢太子瑛、鄂王瑤、光王琚為庶人，賜死。是年，以幾致刑措，推功元輔。十一月，宋璟薨。

公遊齊趙。朱云：按《壯遊》詩「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。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」，是下第後即遊山東之明証。但未詳起於何年，今姑依魯崑、黃鶴諸譜。

開元二十六年戊寅

三月，杜希望攻拔吐蕃新羅城，以其地為威戎軍。六月，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，遣使獻捷。是年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。

開元二十七年己卯

八月，蓋嘉運大破突騎施於碎葉城，擒其王火吐火仙送京師。

開元二十八年庚辰

二月，張九齡卒。是時頻歲豐稔，京師米斛不滿二百。天下乂安，雖行萬里，不持寸刃。

開元二十九年辛巳

正月，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，並崇玄學。八月，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，充平盧軍使。

公年三十，在東都。是年寒食，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。

天寶元年壬午，正月丁未改元

正月，得靈寶於尹喜故宅。置玄元廟於大寧坊。八月，李適之為左相。九月，兩京玄元廟改曰太上玄元皇帝宮。

公在東都，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，殯於河南縣。

天寶二年癸未

正月，安祿山入朝。三月，改西京玄元廟為太微宮，東京為太清宮。
公在東都。

天寶三年甲申，正月改年為載

正月，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。李白供奉翰林。三月，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。壽王妃楊氏號太真，召入宮。李白賜金放歸。

公在東都。五月，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。八月，歸葬鄆師。是時李白自翰林放歸，客遊梁宋齊魯。相從賦詩正在三四載間。

天寶四載乙酉

八月，冊立太真為貴妃，三姊皆賜第京師。公在齊州。李邕為北海太守，陪宴歷下亭。李白、高適俱有贈邕詩，當是同時。白有《魯郡石門別杜二子美》詩，或四、五載之秋也。

天寶五載丙戌

四月，左相李適之罷。陳希烈同平章事。公歸長安。黃曰：《壯遊》詩「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快意八九年，西歸到咸陽」，則歸京師在四、五載間。

天寶六載丁亥

正月，遣使就殺北海太守李邕。李適之飲藥死。詔天下通一藝者赴京師。林甫下尚書覆試皆退